



小人得志

廖祖笙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不惜出卖灵魂、情感乃至国家利益，以求升官发财，满足一己之私欲，这是本书主人公的人生哲学和经历，这部长篇小说以此为线索，生动地刻画了一批男男女女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你会为某些『大写者』身后的丑陋而震惊，为贪婪的欲望所带来的残酷而颤栗，为性的多边的扭曲而叹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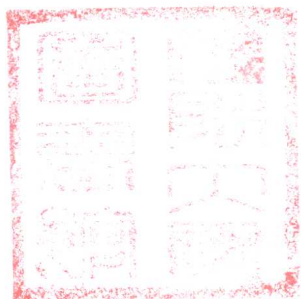


Reacbook Series
热度书坊



国防大学 2 083 2815 7

小人得志



■ 廖祖笙◎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人得志/廖祖笙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2. 5
ISBN 7-106-01905-4

I. 小… II. 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3596 号

责任编辑: 刘仰宁

封面设计: 草尾

小人得志

廖祖笙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9917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E-mail: Jsja@m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200 千字

书 号 ISBN7-106-01905-4/I·0365

定 价 18.00 元

满部部长足一己之私欲，不惜出卖灵魂、情感乃至国家利益，以求升官发财，这
存状态和精神面貌为线索，这是本书主人公的人生哲学和经历，这
震惊，为贪婪的欲望所带来的残酷而颤栗，为身后的丑陋而生
扭曲而叹息……

1

这事已耽搁了多时，不能再迟而不决了。

在一个月高风黑的夜晚，南疆市电视台副台长谷毅终于举起了一把锋利的大刀，“喀嚓”一下，把妻子慕容馨儿的脑袋给砍了下来。

那女人原本美丽的头颅，“哐”地一声落在地上，当场化作了一个骇人的血球，像一个被踢了一脚的足球那样，飞快地滚到了数丈以外。

谷毅把手中鲜血淋漓的大刀掷在妻子的尸身旁边，长吁了一口气，心里暗想：障碍终于排除了。

他转身离去。

没走出多远，他就听到了身后有异响。惊回首，他赫然发现无头女尸竟“呼”地一下站了起来。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妻子——那具已掉了脑袋的女尸，这时居然两手平直前伸，两脚并拢，一步一跳，带着一股浓重的阴气朝他恶狠狠地扑来。

“啊——僵尸！”

谷毅大吃一惊，拔腿要跑，谁料恰在这时，地里有两只毛茸茸的大手霎时破土而出，牢牢地拽住了他的双脚，令他逃无可逃。

无头僵尸两只平直前伸的纤手如两把钢钳一般，猛力

地掐住了谷毅的脖子。像刀一样尖利的指甲，迅即深深地扎进了他的脖子。殷红的鲜血如狂涌的山泉，从谷毅颈部的动脉血管里猛冒出来。

谷毅奋力挣扎，一个人却被僵尸钢钳似的双手掐得完全动弹不得。他两眼翻白，魂飞魄散。

“救命！”

他无可压抑地喊了出来。

“喂，喂！你怎么啦？你醒醒……”

在妻子慕容馨儿的撼动中，谷毅从噩梦之中惊醒了过来。在床头灯的照射下，慕容馨儿发现丈夫满脸都是汗水。

“你怎么啦，做噩梦了吗？”

慕容馨儿一边给丈夫擦着汗水，一边这样关切地问他。

谷毅点头作答，心有余悸。

“梦见什么啦？”

谷毅当然不敢如实回答：“哦，没什么。梦见自己还穿着军装，正在战场上带兵打仗呢。”

他支吾着，眼神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惶恐和羞愧。

“嗨，你也真是的。虽然当兵将近20年，可你并没有带兵去打什么仗嘛，怎么会做这样稀奇古怪的梦呢？好了好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也没有发生，安静点，乖乖地睡，啊？明天还要乘车呢。”

谷毅哪里还睡得着。

从慕容馨儿关切的眼神里，谷毅读出了妻子一如既往的温情。他良心发现，有些感激地握了一下妻子的手背。



为了防止妻子从他的神色里破译出他曾有的毒辣的心思，谷毅起身到卫生间去用温水洗了一把脸。端详着镜子里那副深藏不露的面孔，他自己也感觉自身形同一条披着羊皮的恶狼。

只是慕容馨儿——这只温柔可亲的绵羊，一直没有察觉到他的可怕。

想到刚才所做的噩梦，他在心里嘟囔了一句：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见鬼！

好在他极少说梦话，不然潜伏了一段时间的这心思就要被慕容馨儿察觉了。想到了这一点，谷毅颇感欣慰。

他的目光无意间落到了洗漱架上那把崭新的剃须刀上，心底再次感觉到了妻子的温柔贤淑。那是慕容馨儿昨天才给他新买的一把剃须刀。在生活起居上，慕容馨儿对谷毅历来都照顾得无微不至。

他发现自己对死心塌地跟随了他多年的妻子，根本就下不了手。

谷毅回到卧房时，慕容馨儿并没有独自睡去，她抱着双腿坐在床上，等着他。

穿着睡衣的慕容馨儿，此时更显娇美和性感。

她朝他甜柔地一笑，颇带了巴结意味地问他：“口渴吗？”她端起床头柜上的一个水杯，说：“刚倒的，喝两口吧。”

她喂他。

谷毅一边喝水，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妻子美丽的脸庞。想到甄娅那副五官不太端正的面容和一身的骄横之气，他益觉慕容馨儿相貌姣好和性情的柔顺。他的手习惯



性地伸向了妻子大腿的内侧。

慕容馨儿娇柔地推开了他的手，同时也娇柔地一笑，说：“瞧你，又不老实了，临睡前才来的嘛。人到中年了，这方面要节制些，不然你会未老先衰的。好了，躺下吧，乖乖地睡，啊？”

她放下水杯，给丈夫拉严实了睡衣的领子，之后像抱自己的宝贝儿子那样，把坐在床沿的丈夫抱平了身子，让他平躺了下来。

慕容馨儿给他盖好了被子，柔声说了句“睡吧”，转身熄灭了床头灯，自己也挨着丈夫的身子躺了下来。

“睡不着啊。”

谷毅边这样说，边让自己的一只手游动着，摸上了妻子依然还算挺拔的乳房。

慕容馨儿给谷毅轻挠着头皮，还像过去那样，像哄着贪玩的孩子一般哄着丈夫，嘴里念念有词：“睡吧睡吧，别胡思乱想了，只想着无垠的田园，想着静谧的山野，慢慢你就睡着了……”

换了过去，谷毅久未成眠，慕容馨儿这般伺候着丈夫，他多半很快会沉沉地睡去。可今夜，慕容馨儿的催眠术看来丝毫也不起作用。

倒不是谷毅的心里仍然在暗自翻腾着要“除掉她”的念头，而是他想到了天亮之后，自己又要随着奔驰的火车，奔向五光十色的省城——就这样周而复始，他又要再次和妻子小别一个星期了。结婚多年，谷毅未免迷恋了小家庭的温馨。对妻子三围骄人的胴体，他尤其是不舍。

在省委党校进修的日子，要在半年以后才会结束。这

一年多来，谷毅总在省城和南疆市之间来去匆匆。

而身边的这个女人，这个给过他数载枕边温情的天生尤物，也就因了他在省城的进修，而不得时常闲置在家中，使他在许多时候无法像以往那样去尽情地享用她。

妻子此刻如一只可爱的波斯猫，就肌肤贴着肌肤地躺在他的身旁，他的鼻孔里早已氤氲着妻子诱人的体香。这股频频涌动着的、在他再熟悉不过的暗香，让他条件反射地又有了“要”她的冲动。

他的手像一条不安分的老蛇，开始向妻子的腹部以下游动。

他熟练地去撩拨她。

“不要。”

慕容馨儿想把丈夫的手推开，但终究没有拗过他。

几分钟之后，慕容馨儿的喘息变得急促起来，她的纤手也开始向他的睡衣之内游动，同时娇羞地说：“算啦，给你催眠一下，完了之后，你可要乖乖地睡啊。”

谷毅就三下五除二地把妻子剥成了光猪，上去了。

他为所欲为。

慕容馨儿也带了八分激情和两分娇羞，把自己完全展开，去迎合他。

在慕容馨儿的身上尽情发挥着的谷毅，浑身通泰。在黑暗中，他边不断地推进着推进着，边不自觉地又想到了和甄娅一块做爱的情景。他再次清晰地感觉到了和这两个女人做爱时状况的不同。

和慕容馨儿进行床第之欢的时候，谷毅感觉自己整个人可以完全沉浸在对美丽女性的享用里，可以把潜伏在身



上的野性全部都释放出来，向她索取了再索取。他就是他，他可以听任体内任何欲望的驱使，更多地顾及到自身的感受。

和甄娅做同样的事呢，他却断不敢这等肆意妄为，而得继续如西装革履时一般，分分秒秒告诫着自己不要太过失态，并让自己像一匹种马那样，极力去填充甄娅苏醒了野性的欲壑。

谁让自己是一个不甘于在仕途上沉寂的男子，而她却高高在上，是省委副书记的千金呢？他这样无奈地想。

为了将来仕途的平坦，他就不得不对她那副不敢恭维的面容视若无睹，并一再地去忍受她的骄横。

他强迫自己去“爱”她。

想到甄娅在狂欢之时，经常要他像一条狗一样地趴到她的下身去，为她口交的样子，他就感到一阵翻胃和屈辱。这种屈辱使他对女性渐生着仇恨，平素见了那些高昂着脑袋的女子，他就恨不得把她们像一条条母狗那样，用勃套把她们给一一拴起来，而后把她们拽进某个阴暗的小屋里，纵情地去踢打她们，蹂躏她们……此时此刻，他把内心对甄娅潜藏着的不满，都用原始而又强劲的动作发泄在了妻子的身上——慕容馨儿成了甄娅的替罪羊。他感受到了淋漓尽致发泄的痛快。

“啊——哦——轻点啊！”

慕容馨儿娇喘连连，最后在谷毅狂风暴雨般的袭击下，被猛地攒上了被占领被虐待的高峰，死去活来。

“啊——”一声尖叫之后，她渐渐变得一丝气力也没有了，只好双眼微磕着，任由丈夫去摧残她。



谷毅在不久以后也彻底释放了自己，一股无法遏制的倦意像潮汐席卷海滩一样，迅猛地席卷了他，他又一次枕着妻子的几缕长发，走进了梦乡。

慕容馨儿睡意渐浓。想到丈夫虽然仕途不顺，却才貌双全，这样的男人，不是她前生修来的福分，或难拥有，她不由得幸福地抱住了他温暖的身子。

同床异梦的她，当然想不到跟她在一口锅里吃了多年饭的丈夫，这段时间已满门心思要“除掉她”。

次日吃过早饭，慕容馨儿穿戴整齐了，照样依依不舍地送谷毅上车。

在就要走出电视台的大门时，谷毅和新闻部相貌出众、气质高贵的播音员解雨花碰了个正着。谷毅停住了步子，想跟解雨花热乎几句。解雨花却只微笑着跟她点了点头，长发一甩，与他擦肩而过。

等他回过神来时，身边只留下了一缕丽人身上独有的芳香。

解雨花那副不太把他这个上司放在眼里的态度，如一根利刺，在谷毅的心头上又一次狠狠地扎了一下。他恼火地想：只要自己有飞黄腾达的那一天，就一定要一雪这女子屡次给他带来的耻辱。

而眼下，他只能压抑着，不敢对解雨花表露出丝毫的不满。从一些风言风语里，谷毅得知解雨花和市委的一个常委关系非同一般，他知道凭自己目前的这点斤两，还不够胆给解雨花这样的角色穿什么小鞋，当然也不到对她心存幻想的时候。

他必须隐忍了再隐忍。

见了慕容馨儿柔情满怀送别郎君的样子，路上的熟人们只羡鸳鸯不羡仙，无不视谷毅夫妇为恩爱夫妻，没有任何人想得到这个外表斯文俊俏的男人，会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而在处心积虑地想着要把老婆给怎么样。

在站台上，慕容馨儿无奈地望着列车把她心爱的丈夫带向了远方。

孤独、无助的感觉，像潮水顷刻淹没了她。不觉间，她已是泪挂双腮。

接下来的日子，难耐的等待将继续煎熬着她。

丈夫是她放飞的风筝，哪怕飞得再高再远，也挣不断她牵挂的视线啊。

在切切的牵挂和思念中，她压根也不会想到，她倾心对待着的丈夫，已多次在暗自谋划着要“除掉她”。



2

列车奔驰在去省城的路上。

上午 11 点多的时候，谷毅的手机响了，是甄娅打来的电话。

“喂，是谷毅吗？”

“哦，甄娅，你好你好！是啊，是我呀。两天没见着你了，我还真是想你啊。我已经动身了，车刚过蒂州。我想火车今天应该不会再晚点了。”

“不会晚点最好。叫你不要回去，你又偏要回去，好像全天下的男人都在盯着你老婆，怕你老婆让人给勾跑了似的。讨厌！”

“呵呵……说哪里的话，我不过回家看看孩子而已，此外单位的一些事情也要回来处理一下，不然这大老远的我也不想跑回来呀。这两天你过得还好吧？”

“托你的福，死不了。我跟你说啊，我今晚在别墅那边等你，就不去接你了，你自己打的过来吧。晚上一块吃饭。”

“可以可以。我自己会过去的，你就不要记挂我了。白天你到街上或是哪个公园去走走吧，每周的学习都那么紧，大礼拜天的，你可不要将自己给闷在屋里，把自己给闷坏了呀！要不，我可要心疼了！”



谷毅的语气倍加地温柔，尽挑些好听的话跟甄娅说。

甄娅咯咯地笑了，在电话里道：“算你这小子还有点良心，总这么懂得哄本小姐开心。好啦，我会照顾自己的。晚上我在别墅等你，就这样吧。我已经好想‘吃’你了！”她咯咯地笑着，说了“拜拜”，就收线了。

谷毅放好电话，脸朝窗外，任过道上人来人往，只静静地想着自己的心事。

车窗外的山山水水随着列车的快速移动，在视野中不断地往后倒退。看着窗外的风景，谷毅像是在翻看着一部大部头的小说。车窗外有一个绵延了老长的故事。

甄娅跟谷毅打完电话，心情变得开朗了许多。想到晚上又可以和小别的谷毅鸳梦重温，尽情地享受床第之欢，她身上的血液就沸腾了起来。

能和谷毅这样一个气质高雅、涵养深厚的美男子有这样深层的关系，在她来说是对生活最好的一种享受。在谷毅还在进修的这段日子里，她不想错过任何与他独处的机会。她要好好地享受有他的日子。

在谷毅走进了甄娅的生活之后，她心里不只一次地庆幸过自己有一个省委副书记的父亲。她相信父亲身上笼罩着的权力的光环，给她这样一个相貌平平的老姑娘平添了不少的魅力。

她有着高贵的举止和华丽的服饰，可在人家知道她是省委副书记的千金之前，走在人挤人的街市上，没有几个男人肯多看她几眼。她搞不懂她父亲当初娶妻时为什么不对女人的相貌多加挑剔。如果她的母亲是一个美人儿，那

么她今天也就不会长得这么一副丑小鸭的模样了。

她对自己的长相历来是不够满意的，有时在梳妆台前打量自己，对自己的相貌甚至心生着厌恶。嘴巴太大了，鼻子太扁了，眼睛太小了，皮肤也不够白皙和润滑……她恨母亲把她生成了这般的模样。她嫉妒所有面容姣好、光彩照人的女子。如果不是长相不配合，凭着她父亲的权势，什么样写意的生活不能为她所有呢？

在她和谷毅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之前，她的感情生活始终差强人意，虽然这十几年来，她的身边走马灯似的从来就没有少过男人。可那都是些什么样的男人啊——有的长得跟她相差无几，不太对得起观众；有的在言行举止之间老是冒出低俗之气……他们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初衷，就是冲着她父亲的位高权重而来的。这也是她一直待嫁闺中的缘由。

她觉得婚姻是关系到终生幸福的大事，她没办法强迫自己去忽略自我的感觉。她想，今生今世，她要么不嫁，要嫁就一定得嫁一个她真正喜欢的男人。

如果那男人让你看着就不喜欢，不舒服，这漫长的一生，还怎么去一块过日子呢？

而谷毅就是她喜欢的那类男人。

她首次见到谷毅，就油然想到了“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这样的词汇。他个子高挑，身高足有 1.85 米；他的肩膀够宽，胸脯也够厚实，走起路来永远是一副训练有素的挺胸收腹的样子；他的举止里蕴含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味道，威武里不乏斯文，文静里隐隐显露着冷静、倔强的个性；他浓眉大眼，鼻梁高挺，嘴唇棱角分明，五官长得

有几分像刘德华……几乎在看到谷毅的第一眼，甄娅就无可阻挡地迷上了他。她惊叹在同一个进修班里，居然会有谷毅这样耐看的男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甄娅对谷毅的了解在进一步加深。她知道了谷毅是一个转业军人，目前在南疆市电视台任副台长，分管宣传工作。在转业之前，他是某步兵团的政委。

“难怪，他的身上有一股很特别的男子汉的味道！”

甄娅恍然大悟。

更加让她倾倒和感觉难得的是，这个在军营里摸爬滚打了多年的男人，还有着一手好文采。他出过两本散文集子。读他写的书，甄娅迅速被他斐然的文采所征服。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胸有千千壑、极具野心而又自我完善意识非常强烈的男人。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男人中的极品，在婚姻上早已有了他自己的归宿。“他为什么要这么早结婚呢？”甄娅这样心有不甘地想。

甄娅痴迷着谷毅的一颦一笑和一举一动，在和他交谈过几次之后，她发觉自己已经骤雨般地爱上了这个富有磁性的男人。她因他而经常地失眠，老是会无可压制地去想着他。

她清楚地知道，进修的日子总会有结束的时候，时不我待，她不想和谷毅失之交臂。

养尊处优的生活习性，不允许她再保持一个老姑娘的矜持。她喜欢的东西，她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

她开始主动出击，找了种种的借口去接近他。她想，

就是不能雀占鸠巢，成为谷毅的妻子，在进修的这段日子里，如能较大程度地拥有他，那么她也不至于在自己的生命里留下深深的遗憾了。爱的魔力，使她在追求谷毅的初期精心收拾起了她惯有的骄横。

她过去总讨厌着接近自己的异性把过多的目光投放在她父亲的权势上，可如今，她却十分希望谷毅因为她父亲特殊的身份，而对她能多加关注，并因此而看重她。她猜测像谷毅这样相貌堂堂、自身素质不错的男人，在过去的生活中一定见识过不少出色的女子，自己要在他的心里占有一席之地，父亲的身份，也就成了她手中可以利用的一张王牌。

好在他的著作里揭示着他是一个不甘沉寂并有着不小野心的男人，这样她也就不会没有可乘之机。

有次和谷毅闲谈，甄娅有意用玩笑的口吻说：“以你的才华，在你们那个电视台的副台长也真是委屈了你。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在仕途上发展啊？如果有兴趣，说不准哪一天我可以帮得上你哦！”

她用一双似乎可以看穿世间万物的眼睛看住他。她看到谷毅一愣，似乎怦然心动。

这让她看到了一线生机。

特别让她开心的是，谷毅有一天不仅赞美了她文笔的清丽，还说她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女孩，“我喜欢你独有的气质”——他居然这样说。

这让甄娅兴奋得几乎一夜无眠。她对他的攻势，此后变得更加地凌厉。

课余时间，她常常向父亲的部下们借了小车，带着谷